

文学之神 朗朗一笑

母女文集

郭碧良 逸晴 著

九级台阶上的尼姑
富贵天荒
爆炸是只挺的腰
总坚硬的树叶
男文学吹开一本
风读懂拆人爱
对拆开七颗松
第母亲远行
你有一堆木柴

玫瑰花瓣与子
蜘蛛窗的方然返
天上见入婚姻一
又余饼干找气质拉
喜滋滋的香樟里
我喝杯茶再走
目暮多关何处是
红桶故事
不出生游
我记命
提生
京城花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文学之神 朗朗一笑

母女文集

郭碧良 逸晴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之神朗朗一笑：母女文集 / 郭碧良，逸晴著.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4.1
ISBN 978-7-5100-6668-9

I. ①文… II. ①郭… ②逸…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③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2658 号

文学之神朗朗一笑：母女文集

责任编辑 萧宿荣
责任技编 刘上锦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政编码：510300)
电 话 (020) 34203432
网 址 <http://www.gdst.com.cn>
印 刷 佛山市高明领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25
彩插印张 0.75
字 数 400 千
书 号 ISBN 978-7-5100-6668-9/I·0303
定 价 38.80 元

序

复调：生命的和声

易有“大衍之数”，系天与地之数的和。“大衍之数”一词出自《周易》系辞上传，辞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2012年夏，当我岁值大衍，那天我写了个博客，题目叫《天衍之际 从心开始》，摘要如下：

岁值大衍，虚度五十有五。昨天生日，与几个相知的朋友一起，因为很熟，可以口无遮拦，闲聊间，我“语惊四座”地说：人生天年是110岁，而非一般理论书籍中的120岁。人的一生以天地之数为基础，是两个大衍之数之和。人生有双衍，一阴一阳，一内一外，以五十五岁为拐点，第一个五十五属阳属外，人生从开始到兴旺，第二个五十五属阴属内，人生开始走下坡，逐步走向内敛，走向最后的归结。……我一番怪怪论调一时令大家听得目瞪口呆。此时我话锋一转，严正声明：“大衍人生论”无典可依，实在是我一时兴起，临时推导的独家论调，不可全信；不过，话虽调侃，却又缘起于时值大衍，有所了悟，因此，却也不可不信。

前日，我在QQ上签名：“完整的一个轮回，天衍”；昨日，时值天衍之际，位于人生曲线的峰点、拐点，我的QQ签名换成：“天衍时刻”，这一时刻仅仅只是24小时的生日当天；今日，生日的第二天，进入新的一衍，新的一个轮回，于是我又在QQ签名上签下：“从心开始”四字，开始我第二轮的

“内心之衍”的人生，开始尝试慢慢走进自己既熟悉又陌生的内心……

正是在这个对我来说比较特殊的“天时”，恰恰接到逸晴来自广州的电话，要我和希明为她们的“母女文集”作序。这在一些文人看起来十分平常的事，于我却颇不平常。一来，我虽为文大半辈且自以为是认认真真写点东西，以往的职业也大多与文字脱不了干系，或可算是半个文人，但至今还从未正而八经为个人的文集写过序言——虽说也曾为编纂过的几本书作过序，但那多是集体的事，不得不为；二来，杂务缠身加上有点“文字恐惧”，文字园地有些荒芜。电话里，我嘴上说的是身份不够，心里想的却是序言为增色，好文得配好序，我的序能写好吗？对此，我不太有这个自信。但上述都很难成为推辞的根本理由，因为感念这一对母女独特的人生路，因为这是她们的纪念性文集——作为两个不同寻常的母女文字工作者，为自己编纂的一本言由心声的“言说”集成。正如逸晴在《后记》中所书：

妈妈只有唯一，其后的我仍然唯一。世界万物同生，我俩成了母女。同行人生路，二人皆文，合成这一段时光中的文字，形式更胜于内容本身，此书将成为独特的纪念，于他人无所谓，于我却是重要的。

应该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形式了。（逸晴《后记》）

更何况，在这知识大爆炸的时代，虽然满地充斥着快餐式的书籍，但真正值得一读的书常是凤毛麟角，难得一见这样一本用“心”写作，值得一读的好书。于情于理，我只能应下，心中不免有些惴惴。短短一篇序言，我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词汇，来描述她俩的文字人生？！

书的“制式”有点特别：母女合集。不禁联想到当代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提出的一个概念——“文本的复调”。那么，就从这两人合集本身的结构（性）诗学谈起吧，看看它是如何展开、呈现了这一对母女“复调”的人生与文学？

所谓复调（poliphony）本为音乐术语，由两段或两段以上同时进行、相关但又有区别的声部所组成，这些声部各自独立，但又和谐地统一为一个整体，彼此形成和声关系，以对位法为主要创作技法。它与和弦及十二音律音乐不同，没有主旋律和伴声之分，所有声音都按自己的声部行进，相互层叠，构成复调体音乐。前苏联著名文艺学家巴赫金首次将音乐中的“复调”概念引入小说理论，用来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多声部、对位以及对话的诗学特征，此后进一步发展为“复调理论”。米兰·昆德拉即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运用

并发展了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提出了“文本的复调”。

从“复调”的视角看，这本文集的结构一显一隐：显者即在文集的形式层面，主要呈现在篇目结构目录中；隐者即是隐匿于形式之中的内容，甚或两位作者的互为互动关系。这一显一隐的结构简单图示如下：

文集形式的复调：

郭碧良卷——小说

逸晴卷——小说

郭碧良卷——散文随笔

逸晴卷——散文随笔

特别一卷——同行（郭碧良—逸晴）

后记

后记——郭碧良

后记——逸晴

文集内容的复调：

母：人生←→文学

↓↑ ↓↑

女：人生←→文学

综上所述，“文集形式的复调”一目了然，在此不复赘述；那么，如何去解读“文集内容的复调”结构呢？这就有待我们读者去“发现”了。复调在不同的界面有不同的所指，如在哲学理论中指的是拥有独立个性的不同主体之间“既不相融合也不相分割”而共同构建真理的一种状态，因此有“复调型关系”；在文化理论中，指的是拥有主体权利的不同个性以各自独立的声音平等对话，在互证互识互动互补之中共存共生的一种境界，因此有“复调型意识”。“复调”这个词的意涵非常适合这一对母女的文学人生，一是最能概括这一文集的特点，二是最能体现她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她们既是两个不同的声部，各自独立、展开，但又互动互为，彼此依存、对话、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文本的阅读中，首先，我们可以感觉到这对母女的一个共同点：即文学与其人生经历的互动式关系。她们的人生与她们的文字休戚相关，她们的文章实际就是她们人生的心路历程。

母：人生←→文学

郭碧良属于大器晚成型的作家，她与文学的故事从《九十八级台阶上的尼姑》开始，这一处女作写于36岁，她的执笔并非为写作而写作，而是发端于为坎坷人生的悲愁怨恨淤积无解寻找渲泻的渠道，为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告知世人的意识冲动。“复调小说”感兴趣的不是作为客体的人物和命运，而是不同类型的世界观，因此，小说的主人公不仅是作家描绘的对象、客体，同时也是表现自我意识的主体。《九十八级台阶上的尼姑》的主旨不在于展开故事情节、性格命运，而在于展现作者内心世界强烈的矛盾与挣扎：出世还是入世？有如哈姆雷特的“生还是死？”一样重大而严肃的哲学命题。但它不是独白式，而是通过楚含眉和秦音莲两个人物，展开自我内心世界两个声音的对话。此后，郭碧良虽然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更多的还是“对于自我内心一味的注视”，对于生命体验的深刻抵达，写得最好的还是对于自我“一路无言”的“命运的倾诉”。

女：人生←→文学

如果说郭碧良的写作是基于人生坎坷的书写，那么逸晴的写作则是一种“青春写作”。所谓“青春写作”，是指处于青春时期的作家创作，描写的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或是从多重视角展现对这个世界看法的作品。逸晴的创作具有鲜明的“青春写作”的特点，其小说多与青春的故事特别是爱情与婚姻有关，如《玫瑰花瓣》是一个不见火焰的爱情故事，情节非常简单，但人物的内心世界却异常沉默和紧张，作者对人物的内心世界有非常丰富细腻的描述，特别是善于从细腻的细节捕捉人物的心理，表现主人公的孤独、失恋的痛苦、青春的迷惘与绝望。当年在福建文学界，有三个17岁的少年文学天才，被誉为“三剑客”，逸晴即是其中唯一的女剑客。单亲、独生、早熟与超前，促使她精神上处于一种天才少年所常有的忧郁状态，表面上看起来似乎风平浪静，波澜不惊，实际上却暗流汹涌……心中积压深藏的火山，随时都有可能喷发。《玫瑰花瓣》可以说就是这一心理结构的投射。其散文创作也多与青春的情绪与梦想有关，如《香格里拉》，描绘了一个人间的“世外桃源”，一片宽容、安宁、祥和的净土，一个令人向往的心灵中的理想国度。这种幻想与想象，是青春个体自我的诉求、对梦想的追逐、以及对生命温暖的渴望。逸晴的创作构思新颖别致，意境优美，格调清新脱俗。如果说郭碧良的写作是一种“内向性”的写作，那么逸晴的写作则倾向于外放型的写作。

母女：互为人生，互为文学

作为两个拥有独立个性的不同主体，她们彼此按照自己的声部行进，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她们之间“既不相融合也不相分割”而共同构建文学人生的一种“复调型关系”；关于这一对母女在人生与文学中的互动式关系，最集中最典型地呈现在《与女儿同行》和《妈妈》这两篇文章中。先让我们来看看，母女眼中的彼此：

在《与女儿同行》中，郭碧良描述了伴随女儿一起走过、休戚相关的岁月，虽然是母亲的作品，期间却不断穿插进女儿的日记；在展开自己人生经历的过程中，交错记录女儿成长的过程。在母亲的眼中，女儿是生命的契约、是心中的灯盏，是并肩而立于天地间的同行者，是坐以论道的朋友。而在《妈妈》一文中，逸晴掀开尘封的往事，回溯了母亲那段鲜为人知的苦难经历及其母女在逆境中彼此相依为命、休戚与共的岁月。在女儿的眼中，母亲灵慧、倔强、坚韧，有“如树非藤”的个性，“神情枯寂的妈妈，内心海阔天空”。

让我们再来看看，她们彼此的创作，在对方眼里又得到怎样的评价呢？首先我们来看郭碧良的创作，在女儿眼中，呈现出怎样的一种景象：

妈妈的殿堂更宏大。……

她的那些文字背后具有更复杂的组合、更饱涨的情绪和更深层次的抵达，呈现出文与人的高度统一，我的确相距甚远，年幼历浅，笔力不到，我从未真正抵达爆发的境地，相信，那是一种更具张力的创造过程，更上一层楼境界。（逸晴《后记》）

那么，逸晴的文字，在母亲眼中，又将获得怎样的评价呢？

女儿的写作起点跟我大相径庭，对于人生，她缺少经历，她只有感觉，模糊而凌乱，她只是把感觉和幻想勾画出来，当然，成了，因为，这也是一种世象，并且，她恰好有一支合适这种表达的手笔，这是她的天分。（郭碧良《后记》）

这一对母女不仅彼此独立、交错、平行、对话，和谐地统一为一个织体，形成一种“复调型关系”。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拥有主体权利的不同个性以各自独立的声音平等对话，在互证互识互动互补之中共存共生形成的“复调型意识”。如关于书名的构思和选择，妈妈拟用《走过》，女儿拟作《文学之神朗朗一笑》。其实这两个书名只是各自对人生，对文学价值取向与认知角度的不同表述，就如同《真面目》与《九十八级台阶上的尼姑》一样，《真面目》更本真、更哲学；《九十八级台阶上的尼姑》更具象、更文学。然而，从书名

的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人不同的生命轨迹留在意识中的印痕，对生命和文字的不同领悟，以及她们各自不同的心态。结果是妈妈最后“认同”了女儿的选择。这是两个拥有各自世界、有着同等价值、具有平等地位的不同的独立“意识”，在互证互识互动互补之中形成的共存共生的织体，是一种“复调型意识”。

“复调”是巴赫金从音乐理论中移植到文学理论中的一个术语，其涵义在多重变奏中不断延绵而日益丰厚，但我们更主要的是在“隐喻”的层面上来使用这个概念，把它移植到这对母女的文集中，做为一个“关键词”，或者说一个单一的解读视角。在此抛砖引玉，有待读者、研究者、创作者进一步的解读与高屋建瓴的阐释。

阅读了这一对母女的文集，发觉她们最好的作品，都是生命之弦的颤动，均在“对于自我内心的注视”。逸晴还处于“如日中天”之时，郭碧良已走过“天衍”，我想把“从心开始”四字赠予她，期待着看到她第二轮“内心之衍”的精彩人生与艺术。

几乎不见二人合序的，郭碧良母女执意要我俩合作。一篇短短的序言，如何二人合写？而我们，也竟然为此序花费了近一月时间，讨论争论，定性定调，分头并进，整合成篇，真真正正地合写了一回，此序也算是一种复调吧。这也许是郭碧良母女的一个“阳谋”，悄无声息地把我俩也纳入了《文学之神朗朗一笑》这部“和声”中。

杨世膺 钟希明

2012年8月19日于福州

【序】		复调：生命的和声 ——杨世膺 钟希明	
【郭碧良卷】	小说	九十八级台阶上的尼姑	4
		富贵婶	17
		浑天荒	28
		爆 炸	82
		总是只有 11 个	102
	散文随笔	坚硬挺拔进行曲	118
		男人的腰	121
		文学之神朗朗一笑	123
		风吹树叶	129
		读懂一本书，精于一件事	137
		拆开爱的魔方	139
		对人类起源的幻想	142
		第七颗松果	147
		母亲远行	150
		你好，海边女孩	153
		有一堆木柴	155
	同行	与女儿同行	159
		一条小路	170
		阳光之下	173
		造就与局限	175
		美丽坚强	178

【印象·岁月】

【逸晴卷】

小说

玫瑰花瓣	197
蜘蛛与花	201
天 窗	206
上帝的犊子	213
又见方然	223
杀人犯王返	229
饼干婚姻	247
寻找儿子	253
广州气质	264

散文随笔

我的香格里拉	285
爬楼梯	289
五瓣花	292
喝杯茶再走	295
日暮乡关何处是	297
红桶故事	299
不想出游	301
我爱生命	303
捉刀记	304
京城杨花	307

同行

人之晖	311
众里寻衣	314
妈 妈	316

【后记】

后记（郭碧良）	335
后记（逸晴）	339



郭碧良

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经历的讲出来，那叫“说事”；写出来，叫“写作”，其中，那些发乎内心的情感和了悟，是灵魂在出没。

科学已经认定宇宙为无限大，构成宇宙的所有物质可以分解为无限小，自然的存在是这样有规律、有秩序，达到了可以用数学公式演算的境界，唯有人的灵魂是那样永远的苍茫和动荡。

小说



九十八级台阶上的尼姑

富贵婶

浑天荒

爆 炸

总是只有 11 个

九十八级台阶上的尼姑

盘桓曲折的石径把楚含眉不断引向罗浮山高处。山越高，林越密，石径也越斜。山风大了，气温低了。她虽走得急，也终于感到了凉意，下意识把敞开的领口和袖口扣紧，加快脚步，想着：快了，就剩下98级台阶了。

……93、94、95……三阶并成一步，啊，到了！

立定。凝望。嘴角露出微笑，眼里却落下泪来。

是的，传说没有错，这儿原本确实不是庵而是寺。看吧，眼前就有一个半圆形的放生池。池中无水，盛长芦苇，四周石栏依然完整。绕过池子，沿着一道两脚宽的小路向前走，迈上高大的土台，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大片残垣断壁。残是残矣，楚含眉却从这盛大的遗迹中辨认出了它昔日的雄伟与繁荣：木鱼声声，钟鼓齐鸣，香火不断，香客如流。殿堂上，大佛宁静而飘逸，那微笑，有不可言说的深意，那神情，充满了洞悉哲理的智慧。楚含眉沉溺在她的幻境中了。也不知过了多久，神魄才收拢到现实中来。木鱼声消失了，耳畔涓涓泉吟；香火烟吹散了，眼前云气弥漫。她朝前走去，就在她欲穿过那颓然残存的大门时，无意一抬头，顷刻间，门楣上三个隶体大红字“真面目”赫然扑入眼帘。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松柏老、蒿草深、丛林暗的深山里，佛门题字，似乎在向每一个踏进此门者暗示空门的真谛，又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人世间的沧桑。一股神秘的力量摄住了楚含眉，她双手合十，向残寺深深施了一礼。

她认定，从此她皈依佛门了。

一归老尼从山下回来，发现门首石凳上有一红皮本子，立即想到：有人来了。

掀开来，扉页上写着：“星流水逝无言处，投笔相从此为家。”

“阿弥陀佛！”

一归老尼几乎每看一段就要念一声“阿弥陀佛”。出家人一声“阿弥陀

佛”，有时表示赞叹，有时表示惋惜，有时表示怜悯。

不妨摘录几段看看：

“我还只是经历生命的早晨，那炎热得令人发狂的中午，那暗淡得令人悲伤的黄昏，那没有光的夜晚，都还等着我去经历呢。路漫漫！

“男人的不幸，多由于政治；女人的不幸，多由于婚姻。

“愿长一翼飞去，化一浮云漂游，无知无觉，无争无求，无恨无爱。

……”

看到最后，老尼已经明白来人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何而来！这天晚上，一盏孤灯，一缕青烟和低缓的木鱼声，直伴老尼到天明。老尼的心，好久没像今天这么激动和不安……

“啊，她怎么啦！”——楚含眉第二次上山，来到一归老尼门口，看见床上的老人病势很重。一个60多岁的老妇人坐在床边伤心垂泪。楚含眉在门边略一踌躇，就决然地跨进门去，站在床前，凝望床上的一归老尼。

“你是——”老妇人十分诧异，不知这姑娘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你是——”楚含眉也纳闷得很，按她的想法，尼姑身边除了尼姑，不应也不会有别的什么人。

老尼的目光落在楚含眉的身上脸上，看着看着，低叹道：“你还是来了？”。

楚含眉叫了声：“师父。”不知怎的，泪水忍不住哗哗掉下。

“阿弥陀佛。”

四目相对，都在心底验证自己心目中的形象。

躺在楚含眉眼底的老人，脸上皱纹纵横，目深陷，嘴微瘪，只有颧骨高高耸着。头发剃得精光，宽大的额愈发突出。从被子隆起的形状，可以猜想出她身躯的瘦弱细小。要不是知道这儿是个尼姑庵，要不是知道她是这儿唯一一个尼姑，人们十有八九会把她当成干瘪的老头子的。

站在老尼床前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中等个，黑黑的，瘦瘦的。眼不大，鼻不高，目光深沉，也透着温顺，上唇有些厚，嘴角不太明显地噘起，隐藏着倔气。她不是个美人，也不是个凡人。老尼动了一下嘴皮，凄楚地笑了：这正是她，她正是这个样子。

“师父，她是——”老妇人从她们目光交流中，觉得她们像是素不相识又像早已是故交那样，忍不住发问。

老尼指指枕下。

老妇人伸手一摸，拿出一个红皮本子。

老尼又指指楚含眉。

“噢，它是你的？”老妇人有些怀疑。她上山几天了，仔细读过这个本子。按她的看法，文如其人，本子的主人应当如笔记本的文笔那样清雅秀丽动人。而眼前这个，可是个俗气的乡下姑娘！

“侍净，没有错，就是她。细致的感情，深沉的思想，往往和粗俗的外形在一起。”老尼说完话，力气不支，闭了眼一动不动，仿佛死去一般。

楚含眉没想到老尼知人知面如此，不由兴奋起来，大声说：“上一次，我上山来，师父不在。我在门前石凳上坐了很久，也想了很多，就拿出这个本子写了几句话。谁想就把本子忘在这了。我还以为丢在路上了呢。”楚含眉接过本子，仍旧放在老尼枕下，“师父，我是随您出家来的，收下我吧。”

“出家为何？”老尼双目未睁，口中问道。

“苦海无边，空门是岸。”这是一句现成话，是她从什么书上看来。

“何谓空门？”

这个难不倒楚含眉。她没研究过佛学，不知“空门”二字何解。不过她有能力按她的经验来理解，答道：“无思无为之处称为空门。”

“有脑岂能不思，有体岂能不为？”

“有脑虽思但不思，有体能为但不为。”

“善哉！然而你现在之‘不思’‘不为’，仍是你之所思所为。”

楚含眉一时无词。

“空——门，不——空，空——门——不——空。”老尼反复喃喃。

楚含眉肃立不动。她想反问：既然不空，您何必在此？但她忍住了，不忍心责问一个病重的八十老人。

“师父。”门外一个男人喊。

老尼身边的老妇人赶忙迎出去。

“喏，需要的东西都买来了。师父病好些了吗？”男人问。

楚含眉十分纳闷：这里怎么有男人呢？

第二天，老妇人就要下山回家了。临走时，一归老尼不住地叮咛：“叫她一定来，一定来啊！”老妇人不住回答她：“来的，信上讲，最近她有二十天补